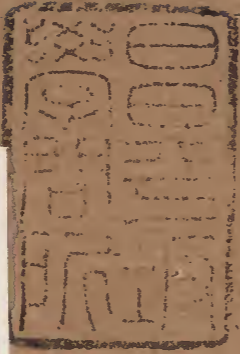


四書松陽講義

五六



漢書門	八	五	八	一
類	一	五	六	五
號	一	五	六	五
函	一	五	六	五
架	一	五	六	五
冊	一	五	六	五

內閣文庫	八	五	八	一
冊	一	五	六	五
架	一	五	六	五
函	一	五	六	五
冊	一	五	六	五
架	一	五	六	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81
冊數	5 (3)
函號	277 147

四書講義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松陽講義卷之五

淺草文庫

吳縣席永恂

富湖陸隴其稼書著

受業嘉定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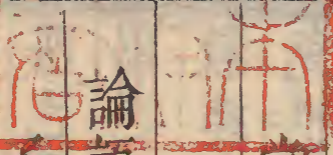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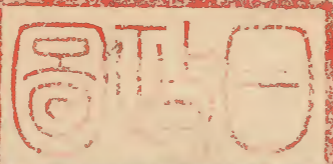
銓編次

太倉王前席

論語

子曰道之以政章

這一章分別政刑德禮之效。與人看蓋為當時專尚政刑者發。欲其知所重也。人君為治。未有不欲民之善。惡民之不善者。故無不有以道之。亦無不有以齊之。但操術不同。功效各異。路頭一差。而風俗由之。而殊氣運由之。而變不可不辨也。有一種重在政刑的。



松陽講義卷之五

方其初頭。率先道民者。專在法制禁令上着力。懸於象魏。布於始和。極其精明。極其嚴密。這個政。未嘗不好。及民未能盡善。則又有刑以一之。小則鞭朴。大則刀鋸。當輕而輕。當重而重。這個刑。亦未嘗不好。但民迫於政刑。自然勉強為善。而不敢為惡。只是求免於法。已耳。未嘗知孝弟忠信之可樂也。未嘗知貪淫詐偽之可恥也。即使政常如是。刑常如是。風俗亦日薄。氣運亦日衰。况政刑必有時而弛。則免者未必其終免也。有一種重在德禮的。方其初頭。率先道民者。務在躬行。心得上着力。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言則有物。行則有恒。這個德。已足興起人心了。及民未能盡善。

則又有禮以一之。吉凶軍賓嘉。各有其制。宮室飲食衣服。各有其度。煩簡得宜。文質得中。這個禮。又足範圍人心。彼民化於德禮。莫不知善之當為。而不善之不可為。非特皇然知恥已也。而且有規矩準繩之可據。有蕩平正直之可由。即使繼之者。未必皆有德。未必皆有禮。而風俗之已厚者。猶不可驟變。氣運之已隆者。猶不可驟衰。况常以德禮撫之。恥且格者。豈有艾耶。這兩種效驗。如霄壤之不侔。而天下之論治者。猶以政刑為重。德禮為輕。政刑為急。德禮為迂。豈不可怪也哉。雖務德禮者。未嘗廢政刑。然德禮本也。政刑末也。所謂有關雝麟趾之精意。然後可以行周官

之法度。是豈可徒恃也哉。更有一說。夫子所謂政刑。尚是三代時之政刑。然且不可恃。若春秋時。管子作內政。子產鑄刑書。則其所謂政刑者。先非矣。不待與德禮較。而後知其不足恃也。又况春秋而後。如申不害。商鞅。韓非之所謂政刑。使夫子見之。當如何慨歎哉。自漢而後。顯棄申商之名。而陰用其術者多矣。人但見其一時天下懾服。莫敢犯法。以為識治體。而不知其遺禍於後者。不可勝言。皆未嘗深會夫子之意也。孟子云。善政不如善教。斯得孔門家法矣。學者平日讀書。須將聖賢此等言語。從容玩味。使涇渭之辨。了然胸中。一旦達而在上。然後能審取舍。而殘忍刻薄之說。不得而入之。不然。自謂聰明才力過人。適足貽禍於世道而已。可不懼哉。

按此政字。與為政以德之政不同。為政政字虛。此政字實。玩注中自明。

按禮字在制度品節上說。不在君身上說。

大全朱子謂專用政刑。是伯者之為。此是朱子淺一層講。愚意更須看是何等政刑。有王者之政刑。有伯者之政刑。此章似不止是王伯之辨。

新安陳氏謂民恥於不善。此觀感於德之功。又至於善。乃齊一於禮之效。

子曰吾十有五章

這一章夫子自敘一生之學以爲學者法。要看總注不躡等而進。不半途而廢。二意。程子謂聖人未必然。但爲學者立法。朱子謂必有獨覺其進。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托。是補程子之意。蓋聖人之學雖本天。縱然亦由積累而成。但比他人積累得快。便謂之生知安行。便謂之有始有卒。不是全不費力。特虛設此境界。以引誘人也。亦不是另有直捷工夫。故意隱之。而以遲鈍者示人也。通章先要認這個學字。是學個。怎麼講家有以心字貫者。有以天字貫者。有以矩字貫者。然這三字先難認。若認得時。隨拈一字。皆是實理。若認不真時。隨拈一字。皆是外道。注云。此所謂學。

卽大學之道也。說得極分明。故欲識這個學字。須先熟玩大學章句。或問。方不認錯。認得這學字了。方可去看志字。朱子謂志字最有力。要如飢渴之於飲食。纔有悠悠。便是志不立。蓋此志卽是憤忘食。樂忘憂的起頭處。自此以後。十年一進。只是就中提出個大節候耳。其實息有存。瞬有養。便息有進。瞬有益。不是直到十年忽進一境也。立是於道理大綱上守得定。便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氣象。不惑是於事物幾微處。皆信得真。如漆雕開云。吾斯之未能信。正是未到不惑地位也。知天命又是於這道理上。見其所以當然之故。朱子語類謂譬之於水。

人皆知其爲水。聖人則知其發源處是也。晚村謂是先有這件家伙。知天命只是曉得這件家伙來歷耳。若先不認得這家伙。更問甚來歷也。說得尤妙。這天命端指理言。不兼理氣耳。順有二樣。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此是聲之善者。一入便通。只是天理知其蔽陷離窮。此是聲之惡者。一入便通。只是天理爛熟耳。從心所欲。不踰矩。便是無意必固我境界。常人隨心所發。皆是意必固我。聖人隨心所發。皆是天理。亦只是一個熟耳耳。順是理會得熟。從心是運用得熟。通章依太全朱子。志學是知之始。不惑知命耳。順是知之至。立是行之始。從心是行之至。總是愈久愈熟。若更加數十歲。境界必又不同。不是至七十便畫住了。或疑知行不應畫開。然論工夫。則知行並進。必無十年一知。十年一行之理。論得手。則知行有辨。有得力於知之時。有得力於行之時。朱子之說不可易也。學者看這章書。要曉得學無別法。只是循序而不息耳。能循序而不息。則雖聖人地位。亦可漸到。人所以不能如聖人。不是天資不如。只是學不如耳。學須先立志。有了這志。自然欲罷不能。顏曾所以亞於聖人。皆是從這志做起的。若沒有必爲聖人之志。縱日講學。亦不濟事。

按仁山金氏謂不惑是小德之川流。知天命是大

德之敦化。愚意不惑。是知其當然。知天命。是知其所以然。不是小德大德之分。小德大德總在知天命內。一本貫萬殊。便是小德。川流萬殊。原一本便是大德敦化。

時文中。有言。夫子隱其學之徹始徹終者。而言其積累者。以示人。呂晚村極辨其非。謂惟禪門有兩種接機。姚江竊之。為天泉證道云。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這話頭。為其次立法。的若接利根人。則心意知物。總是無善無惡。本體功夫。一悟盡透。如彼之言。原有兩道。故有隱有示耳。聖道決無可隱此條。辨得最好。或疑夫子言。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非兩種接機乎。不知語上語下。只是高卑遠適。淺深生熟之分。並不是兩個道理。兩個工夫。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章

這一章是抑揚其詞。以見顏子之能明道。是聞一知十的。真面目。所謂語之不惰。所謂於吾言無所不悅。皆在其中。時文看作始疑終信。又看作始終測量。他不出者。皆謬。注中深潛純粹。是形容顏子的氣象。這氣象是由資稟。亦由學力。深潛是知上氣象。純粹是行上氣象。而總是所以能默識心融。能足發之本領。

也未要看其不違足發。且須看他這個氣象。有了這
個氣象。方纔能聞聖人之言。而心解力行。所以終日
間。淺言深言。精言粗言。顯言微言。邇言遠言。不知說
了許多話。只見他有聽受而無問難。像個愚的一般。
及退省其私。動靜語默間。無非是夫子之道。凡夫子
所言。淺深精粗。顯微遠近。一一皆能發明。若非終日
言之時。默識心融。觸處洞然。安能如此。世間那有這
樣一個愚人。此夫子深贊顏子。以爲及門之法。今日
學者讀這章書。要有益於自己。方好。顏子之默識心
融。此是一時勉強不得的。必須先學他深潛純粹的
氣象。深潛純粹。由天資者。亦是勉強不得的。其由學

力者。則固人人可幾及也。顏子之學。只是專心致志。
做博文約禮工夫。故深潛者愈深潛。純粹者愈純粹。
便能深契聖人之言。今日學者。誠能學顏子之學。則
不深潛者可深潛。不純粹者可純粹。何難。直造顏子
之域。初時不必如他。不違有疑。必問有問。必審反覆。
論辨不厭其詳。雖未能觸處洞然。就其所知。必見之。
行。不可只在口頭說過。只管竭力去做博文約禮工
夫。積累久後。日熟一日。聰明自然。日開氣質自然。日
變。人欲自然。日退。以此去看聖人之言。自然如雪解
冰釋。無異顏子之不違足發矣。要知顏子雖是天資
高。亦決不是初見夫子時。便能不違足發。亦必是以

漸而進。學者切勿謂顏子全由天資非吾所能及。退省其私。下句最多。葛藤注云。是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恐是以燕居獨處說不盡私字。故又益以下句。謂不但燕居獨處。凡非進見請問之時。皆是存疑。疑燕居獨處。是靜時發不得。聖人許多道理。此未會。朱注意也。至大全。朱子云。私不專在無人獨處之地。謂如人相對坐。心思默所趨向。亦是私。此一條又是將私字與中庸獨字同看。此是謂私字內有此一意。非謂私字專指此也。若以私字專指此。則當終日言之時。便當省矣。何必既退然後省乎。此私字之葛藤當辨也。高新鄭云。聖人

於顏子必待省而後知。歟。非也。其喜之也深。故稱之也。婉。此因省字近於窺伺。故如此。幹旋。然師於弟子。微察其受教與否。亦何害。但不若世俗之窺伺耳。堯之于舜。何嘗不試。此省字葛藤之當辨也。

子曰視其所以章

這一章。聖人論知人之法。不厭詳細。蓋看人之善惡。分明。然後可定取舍。是道理合當如此。無傷於長厚。呂東萊謂待人欲寬。論人欲盡。是也。知人原不是易事。其實非人之難。知只是不細心去看耳。既欲知人。若但求之毀譽。索之語言文字。又或為論心。不論迹之說。探之於踐履之外。其不為人所欺者鮮矣。故視

其所。以是落手第一欄柄。臯陶所謂載采采是也。然或有所以雖善却不能無所爲而爲之。正證明道之事。都從計功謀利之念發出來。我不能審。或陰受其籠絡而不知。故觀其所由。是第一層細看法。乃爲已爲人之辨也。然又有所由雖善却不是其心之所樂。勉強於一時不能不作。較於後日吾不能辨。或因其始而信其終。終必悔之。故察其所安。又是第二層細看法。乃誠不誠之辨也。勉齋黃氏曰。視其所以兼君子小人視之。觀其所由。則先之爲小人者不復觀之矣。所觀者君子也。察其所安。則君子所由之未善者亦不復察之矣。察其所由之善而欲知其安不安也。

這一條說得最明。然須知這三句亦不止是二項人。如同一所由之善而善之淺深分數却有許多不同。須下一辨他出來。然這等樣精詳却又不是用億逆。只是一個先覺不是操術。止是據理講家謂不以己意觀之。只因物付物是也。人焉廋哉。二句要看得好。不是誇張其效。言人雖善匿至此却無處躲避。猶之權度設而人不可欺。以輕重長短。然則謂情偽之難測。而世路之險巇者。此知責人而不知責己者也。謂知入之明不可學者。此知責天而不知責己者也。又須知此是論人如此。若待入之道則不然。一善可取不忍棄也。豈以其所由所安之未善而盡舉而廢之。

也哉。又須看程注知言窮理四字。此是知入之本。所以補本文之意。若不是知言窮理而徒欲視觀察。則人之善度者。安知不反借我之視觀察。以愚我。用心愈苦。人品愈淆矣。更有一說。子貢方入。而夫子曰。夫我則不暇。蓋自修之功。更急於知人也。若自家滿身病痛。却汲汲要知人。無論未嘗窮理。知人無本者。不足言。卽於理上窺見得一二分。于人亦知得一二分。然却掩不得自家病痛。今日學者讀這章書。須將聖人觀人之法。先去自觀。所爲果有善無惡乎。所爲善矣。意之所從來者。果盡善乎。果心安意肯。而非勉強乎。苟有纖毫未善。須痛自滌濯。使徹內徹外。無一毫

不可令聖人見。方是切己學問。

察其所安之安。與中庸安而行之之安不同。這箇安在勉之前。能安方能勉。非由勉以至安。

此章是就善中。看出不善。觀過章是就不善中。看出善。此章是細密看法。眸子章是直捷看法。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章

這學字與學而時習之學不同。學而時習之學兼學問思辨行在內。這學字與思字對說。則除出思了。這學字與中庸博學之學又不同。中庸博學之學只是讀書。此學字只除出思字。包得問辨篤行在內。罔外。程子注是將學字泛說。不是正講。此章學字太抵此。

章正意只是說學思二者不可偏廢然其實不思也
叫不得學不學也叫不得思故又引程子之言置於
圈外所以推廣此章之義也如此講這一章書儘明
白了只是要想學是學個怎麼思是思個怎麼今日
學者讀幾篇濫時文就算得學麼做幾篇濫時文就
算得思麼這幾篇時文朝廷以此取士許多賢士大
夫都從此出身如何算不得學算不得思只是要有
本領本領工夫一在多讀書五經性理通鑑皆是要
熟讀精思的一在身體力行聖賢說話句句要在身
上體認要在身上發揮不可只在口裏說過有此本
領遇着題目做出文字來自然與人不同故時文者
所以考諸生之學思不是教諸生就以此當學思也
若無這本領終日只在時文裏做工夫遇着題目盜
襲幾句套語勉強敷衍成文縱然敷衍得好亦只是
塗飾耳目之具要他何用故這章書先要認明所學
所思然後再去看學不思之弊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章

這一章集注謂其無自欺之蔽這個自欺與大學自
欺有別太學自欺是指能知而不能行說是誠意內
事此自欺是指強不知以為知說是致知內事須要
分別子路為人忠信果決誠意章自欺他却能不犯
而致知格物工夫未至往往於不明白處乃錯認以

為知。這不是有意掩護。只是用自家意見去穿鑿。亦是自欺。此自欺他却易犯。夫子欲其做致知格物工夫。然這個自欺病痛未去。却難下手。故致知格物莫非知之之道。而在子路身上尚緩一層。只是去自欺之蔽。是一個要緊方法。是以急呼而告之。使其虛心體認。必真知者。方纔自認為知。苟不知者。即自認為不知。不要一味主張自家意見。這個清楚就是知了。以此心去做致知格物工夫。便不難了。夫子悅開之未信。而許賜之不如。皆是這個意思。切不可謂是知也。此外更無工夫。朱子注中云。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此一句最說得明白。自明季王陽明一派學

問興。都謂真知之外更別無知。此是夫子欲掃去聞見話頭。而反以朱注為支離。此等邪說。今日學者不可染一毫在胸中。更有一說。當日子路是箇好勇的人。其病在主張自家意見太過。故有強不知為知之患。今日學者病痛又不是如此。自家也沒有意見。只是看得幾句傳注。畧見他的皮膚。不曾細去玩味。不曾自家身上體貼。只要做得文字便罷了。此則未嘗要求知。不但強不知為知也。如此用工。雖終身讀聖賢書。不免為俗漢。即僥倖竊取富貴。亦必為君子所鄙薄。大家須要努力。

子張學干祿章

林陽讀書卷五
這一章教學者不以干祿爲念可見聖門之真學蓋
學莫先於爲己爲人之辨苟一心以爲學又一心以
干祿是學皆爲人不是爲己千古聖賢學脈必從正
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始一涉於爲人便
是俗學不是正學縱然僥倖得祿而根本已壞所得
不足償所失矣聖人教人必先使打破這一關未有
這關打不破而可稱學者也然這關最是難破聖門
高弟雖莫不知爲己之貴而不能不微有夾雜如子
張才高意廣而於此却不能不差一針其病痛伏於
隱微之間必有發露於詞色者夫子窺見其微急欲
掃去他這干字故舉正學告之而祿之不當干自見

多聞見闕疑殆慎言行皆學之當然者也聞見二字
朱子有二說一云聞是聞人之言見是見人之行一
云聞是聞前言往行見是見目今所爲皆可通聞見
寡陋不足以爲學故夫子自言好古敏以求之而教
顏子亦必先博文便是這箇工夫然聞見旣博而疑
殆不闕則或失之龐雜故必須精以擇之而闕其未
信未安者如所謂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也然
疑殆雖闕而其餘之不疑不殆者亦未可遂自恃也
如唐房瑄宋王安石之徒未嘗不原本經術涉歷世
務而議論頗僻措置乖方皆是自信其學貽禍蒼生
故又須慎這三件工夫是缺一不可的能就這三件

上。着實用力。做得到時。雖爲聖賢無難。卽未能到。亦不失爲寡過。言焉無鄙倍。而尤焉者寡矣。行焉無愧怍。而悔焉者寡矣。是其爲學。只是潛修於內。並無一念及於祿。所謂爲己而非爲人者也。正誼而不謀利。明道而不計功者也。然祿者原朝廷所以待天下之學者也。學而至於寡尤寡悔。則在我已有得祿之理。幸而遭時顯達。祿固在其中也。卽不幸而終身不遇。祿亦在其中也。遇不遇聽之天與人而已。何以干爲哉。此不是以祿歆動。顧孫正見干之不可耳。夫子張之干祿。特畧有其心耳。非如陳代之流。思枉道以求合也。亦特因學而念及於祿耳。非如後世之士。全爲

干祿而學也。然夫子病之已如此。可見學不可一念涉於干祿。古之聖賢。身居富貴。皆是不求而自至。其胸中未嘗有一毫希覬之念也。自聖學不明。士束髮受書。便從利祿起見。終身汲汲。都爲這一個祿字。差遣一部五經四書。幾同商賈之貨。只要售得去。便罷了。未嘗思有益於身心。有用於天下。真是可歎。今日學者。須先痛除此等念頭。將根腳撥正了。然後去用工。纔是真學。不然卽讀盡天下之書。譬如患病之人。日啖飲食。皆助了這病。毫無益於我。聞見分配言行。亦是互文。非聞必屬言。見必屬行也。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章

這一章見人君以知人之明為急民之服不服其機全在乎此不是威嚴權術可以服得謝氏注云好直而惡枉者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說此章本文之意最明又曰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推此章言外之意尤明大全朱子曰當時哀公舉錯之權不在已問了只恁休了他若會問時夫子尚須有說此又就哀公時勢推論得尤妙先儒所以發明此章之義備矣但要曉得直不是一樣直枉不是一樣枉其力量各有大小之不等其性情各有

剛柔之不同須要一一辨得分明舉不是一樣舉錯不是一樣錯看如何樣直便應如何樣舉如何樣枉便應如何樣錯須要一一行得恰當若高下淺深稍不分明輕重寬嚴稍不恰當雖未嘗不舉直未嘗不錯枉民如何便服不必說到以直為枉以枉為直然後人不服也然這箇病痛亦只是居敬窮理工夫未到蓋居敬窮理缺却一分便有一分病痛若工夫到時自然分寸毫釐不爽中庸言知人本之知天正與此章意思相表裏至就哀公時勢論之當時舉錯之權既不在哀公而夫子告以舉直錯枉其深意妙用固未易窺測然意當時必確有直可舉有枉可錯非

三家所能阻者未至如周赧漢獻之不可復爲也然則魯之不振非三家之咎特哀公無知人之明無居敬窮理之功耳故知人者萬世治道之綱居敬窮理者萬世治道之本也學者讀這章書須先將居敬窮理四字細細體認人君非此無以治天下儒者非此無以成德業不居敬則心不一不窮理則心不明以不一不明之心一旦出而任天下之事賢奸雜至於前其不顛倒而錯謬者幾希蘇子瞻不知此乃曰知人之明不可學知人之明豈真不可學哉

時解謂民之服不服只就舉錯合人心不合人心處說未便說到蒙其利被其害上此亦是晚村亦

如此講

季康子問使民敬章

這下章見移風易俗之本在上不在下康子之問胸中便有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的意思夫子之答便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規模臨之以莊三句卽所謂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也先要曉得敬忠以勸不是可以強得民的以勢驅之勢有時而阻以術誘之術有時而窮卽能強其外面敬忠勸不能必其心之敬忠勸也卽能暫時敬忠勸不能得其常敬常忠常勸也欲民之敬必上先臨之以莊這箇莊字是爲人上者所最難完全的位高則易驕驕則肆祿厚則易侈侈

則蕩嚴恭寅畏之說。既以爲迂而不屑爲衣冠容貌之間。又以爲細而不知檢。民安能不傲上也。故上之所當務者莊耳。若夫敬與不敬。是民之事。上之人不必慮也。欲民之忠。必上先孝慈。這箇孝慈。是上之人所最難兼備的。志在功名。則定省溫清之節。不能無缺。躬居廊廟。則閭閻疾苦之情。不能周知。况祖父之所爲。常不便於已。則恃之而不恤。百姓之所苦。或反甚便於我。則虐之而不顧。民安能無二志也。故上之所當務者孝慈耳。若夫忠與不忠。是民之事。上之人不必慮也。欲民之勸。必上先舉善。而教不能。這箇舉與教。是上之人所最難周到的。善者都不工於逢迎。

故往往爲上所厭。不能者都失於遲鈍。又往往爲上所棄。况我之意氣。與善者不相投。則善者亦不樂爲我舉。我之心思。不曲體。不能。則不能者。或反苦我之教。民安能皆奮興也。故上之人所當務者。舉與教耳。若夫勸與不勸。亦民之事。上之人不必慮也。天下未有不感而應者。亦未有感而不應者。果能盡乎上之所當爲。則雖在我無計功謀利之心。而三者之效。自有不期然而然者。蓋敬忠以勸。原是人之良心。人人所固有的。只因向來無以感之。則這一點心。便錮蔽了。今見上之莊。便撥動他的敬心。見上之孝慈。便撥動他的忠心。見上之舉與教。便撥動他的勸心。撥動

得一分便有一分發出來所以撥動之者愈至則其發也愈盛就如泉源之在山石間一般去其壅塞則汨汨滔滔有不可禦者矣此雖夫子一時告康子之言緊切康子病痛而萬世治民之道皆如是矣孟子謂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亦是這個道理學者讀這章書要知凡事皆當責己不當責人日用常行之間皆如是又不但治民為然至於莊孝慈舉教這幾箇字都要求其根本節目若只空講過也不中用根本則在一個誠字夫子所謂主忠信也莊之節目則須將曲禮玉藻諸篇細玩古人容貌顏色辭氣之妙孝字則要將孝經反覆玩味慈也舉也教也則須把周禮

一書熟考其教養之方與夫用人取士之制方纔這幾箇字都見實際有下手處

子曰君子無所爭章

爭有兩樣有用力爭是一種粗暴的人有用智爭是一種機詐的人所爭亦有兩樣有趨勢競利之爭有矜己傲物之爭大抵世間多事都從這爭字生這爭字不是到爭時始有平日勢利之念矜傲之氣隱然伏於胸中外邊雖不見有影響一遇着可爭之會便發出來不可禁遏或恣睢暴戾或使乖弄巧此等人在朝廷則壞一世之風氣在鄉黨則壞一方之風氣其身為小人又不待言矣真可歎息若夫君子平日

讀書養氣。一毫勢利之念。矜傲之氣。不留在胸中。自
內及外。只是一個恭遜。也不恃氣力。也不使乖巧。遇
着事來。順理而行。依然是這個恭遜。卽當利害得失
關頭。只是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何爭之
有。卽有種時候。關係民生利病。學術異同。衆議紛紜。
是非可否。混然無別。不得不爲之分。辨不得不爲之
救正。如孟子之闢楊墨。司馬溫公之論新法。看來却
像個爭了。然慷慨正直之際。而恭遜氣象。未嘗不存。
如射之揖讓。一般。此等君子。真是維持世道之人。在
朝廷則爲唐虞之都兪。吁咈。在鄉黨則爲洙泗之閭
閻侃侃。吾輩今日講這章書。須要自省。胸中有一毫

勢利否。有一毫矜傲否。這一毫不要看小了他。這便
是敗壞世道之根。這便是君子小人之分。須猛力拔
去。斬盡根株。一味恭遜。臨事方能不爭。方不愧這個
君子。然不是讀書養氣。則這樣病痛。一時也難盡拔。
須要猛省。於一時講究涵養。於平日兩路用功。纔能
到得努力努力。至若世間有一等人。惟知隱默自守。
不與人爭。而是非可否。亦置不論。此朱子所謂謹厚
之士。非君子也。有一等人。惟知闖然媚世。將是非可
否。故意含糊。自謂無爭。此夫子所謂鄉愿。非君子也。
又有一等人。激爲高論。托於萬物一體。謂在己在人。
初無有異。無所容爭。此是老莊之論。亦非君子也。是

皆不可不辨。

子曰里仁為美章

這一章論擇居之道。而見為仁之不可無輔。大抵為仁由已。而薰陶漸染之益。必資乎人。故夫子謂子賤則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與子貢論仁。則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教弟子。則欲其親仁。論釋居。則曰。里仁為美。蓋前後左右皆非仁人。雖有仁焉者。寡矣。前後左右皆仁人。雖有不仁焉者。寡矣。今有擇居者於此。將以助吾德者為美乎。抑以損吾德者為美乎。將以長我私者為美乎。抑以克我私者為美乎。此易辨也。故里有仁厚之俗者。此仁人君子所

深喜而樂就者也。仁則必朴實。然愈朴實愈美。仁則必平淡。然愈平淡愈美。無功利誇詐之習。則我之氣質不覺其日變。無新奇可喜之行。則我之耳目不患其或移。以其迹觀之。或未見其美也。以其實考之。美何如乎。然而難言之矣。聞仁之名。而尊之者。比比皆是也。觀仁之實。而樂之者。十無二三焉。拘於氣質者。以類其氣質為美。溺於習俗者。以類其習俗為美。所喜者浮華。則觀仁之朴實而厭矣。所趨者熱鬧。則觀仁之平淡而厭矣。道義之味。不若功利之味。中正之行。不若新奇之行。故有一仁俗於此。有一不仁之俗於彼。其不處此而處彼也。必矣。或明知其為仁。而不

樂處之。或并不知其為仁而不肯處之。雖強之使居亦且疾首蹙額。若不可以終日然。其人皆自謂擇之不爽。自負為聰明過人者也。夫子為指而示之曰。擇不處仁焉。得知蓋所以動其是非之本心。使之審取舍。而收薰陶漸染之益。與論子賤告子貢者同一喫緊為人之意也。學者讀這章書。須知一居處一交友皆關係我之德。凡擇居取友。必視其仁不仁。勿以其便於已而取之。勿以其不便於已而棄之。取舍不爽則成德有資。而造於仁不難矣。為仁之事。雖非一端。而此其首務也。

大全勉齋黃氏曰。居必擇鄉。居之道也。薰陶染習。以成其德。調恤保愛。以全其生。豈細故哉。按調恤是里仁中所必有。亦是一美處。然此章却不重在此。明季講家多將此章作寓言。與孟子所引一例看。然注却不作寓言。蓋孟子是斷章取義。難以例此。雲峰胡氏曰。集注仁厚之俗四字有斟酌。一里之中安得人皆仁者。但有仁厚之俗則美矣。按此仁字本淺。但欲取以為輔仁之資。所關却大。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這一章見人當全其本心之德。本心之德全則外境自不能奪。大抵天下之人多被境移。境能移得我。只

是自家脚根不曾着實。脚根不實只是不知有本心之德。何謂本心之德。仁是也。仁也者。是天所賦於人的。全理稟之爲性。發之爲情。言其爲萬物所不能竝。則曰尊爵。言其爲萬物所不能搖。則曰安宅。言其具四端備萬善。則曰廣居。言其爲人心所固有。則統謂之本心。這箇本心原是箇大行不加。窮居不損的。但人雖共有此心。不能不爲氣稟物欲所拘蔽。由是這天所賦之理。封錮於內。遂成一不仁之人。旣爲不仁之人。則胸中毫無自得。便覺物重而我輕。物大而我小。物能制我。我不能制物。故一處夫約。其心便不勝。其屈何况久處一處夫樂。其心便不勝。其侈何况長

處必濫。必淫。固其所矣。此等人以一身言。則敗名喪節之事將無所不爲。千態萬狀皆從此不仁做出來。以一世言。則傷風敗俗之事將無所不爲。千奇百怪皆從此不仁做出來。人但見其一心稍差。未有大害。不知其可危如此。然則人可須臾離仁哉。仁上虧一分。則物累便重一分。仁上得一分。則物累亦便輕一分。誠於仁的工夫做熟了。心與仁一。不待思勉而所爲皆義理。是謂仁者。仁者則隨所往而皆安於仁。固非約樂所能移也。卽未能到仁者地位。心猶與仁二。而於仁的道理看明白了。知有是非。求其是而去其非。是謂知者。知者則隨所往而皆利於仁。亦非約樂

所能移也。如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被袵衣，鼓琴。若固有之，便是安仁內事。如原憲環堵，晏平仲一狐裘三十年，便是利仁內事。安仁利仁，而處約，卽所謂貧而樂。安仁利仁，而處樂，卽所謂富而好禮。說個仁者知者，似乎迂濶，然不如此，便不可處約。樂便不成人品。所以聖門之學，以求仁爲急。子思所謂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亦卽是安仁利仁之謂。學者讀這章書，要急將此心放在天理上，未能安仁，且須利仁見得這一邊重，那一邊自輕。這一邊大，那一邊自小。約樂之境，雖能牽制人，却牽制我不得。若不在這條路上走，便風吹草動，到墮落地位，却咎境之累入，是豈境之過哉。

按丘月林先生講此節，注安其仁而無適，不然利於仁而不易所守，乃先點字面，后發本旨，非兩截意。或把安仁利仁泛說，以處約處樂添在言外。則夫子之言爲歇後矣。此說極是。若存疑云：處約不濫，處樂不淫，這便是仁。仁者處約自然不濫，處樂自然不淫，故曰安仁。知者處約則固守而不至於濫，處樂則固守而不至於淫，故曰利仁。覺稍差，蓋謂安仁利仁內包得不濫不淫意，則可謂不濫不淫便是仁，則不可。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章

這一章集注將上二節作取舍之分明。下一節作存養之功密。西山真氏又就下一節內將終食不違作存養細密工夫。造次顛沛必於是作存養至細密工夫。皆說得十分明白。但將先儒之言反覆玩味。一章之間架了然矣。只是要細想。審富貴是如何樣。審安貧賤是如何樣。安終食無違是如何樣。無違造次顛沛必於是。是如何樣。必於是不義之富貴。誰不知是不可處者。亦有本分所當得之位。而加一分干求。加一分躁急。便是不以其道。本分所應得之利。而加一分較量。加一分急迫。便是不以其道。故道字之借徑最多。道字之界限最嚴。必一一辨得明白。方纔是能

審非分之貧賤。亦有知其當安者。然非分二字難輕說。如吾之文章好。不應貧賤。然文章能如韓柳歐蘇乎。未能如韓柳歐蘇。則貧賤猶是吾分也。吾之學問好。不應貧賤。然學問能如周程張朱乎。未能如周程張朱。則貧賤猶是吾分也。故自人視之。謂不以其道。自吾視之。皆是以其道。必一一看破。方纔能安。至於終食無違。仁不是教。人在杳冥昏默處求。只在動靜語默間舉。一念必在天理上行。一事必在天理上。便是不違仁了。平常之時如此。造次顛沛之時亦如此。時有常變。心無常變。此不是另有一法。可以駕馭得。只是平常時做得熟了。卒然處變。此心自然不動。無

所疑惑無所恐懼所以能必於是上一節言取舍之分猶大學切琢工夫末一節言存養之功猶大學磋磨工夫學者誠能將此章反覆玩味身體力行資質渾厚者便可成一好仁之人資質剛毅者便可成一惡不仁之人初時深知篤好便是利仁的人久而無適不然便是安仁的人仁豈遠乎哉

先儒之言有當善會者此章取舍存養皆是合內外工夫大全慶源輔氏曰取舍之分在外存養之功在內此只是因取舍在外邊着力多存養在內邊着力多故偶如此分其實皆是內外合一的不可泥看若說取舍全在外則取舍豈不本正心誠意乎若說存養全在內則存養豈離却處事接物乎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章

這一章是夫子要人用力於好仁惡不仁的話朱子曰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却有此二等好仁者是資性渾厚的惻隱之心較多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的羞惡之心較多又蔡氏曰論資質則惡不仁者不如好仁者之渾然論工夫則好仁者不如惡不仁者之有力先儒於此說得極明明季講章欲作一人看是謬說此二等人注云是成德之事蓋不限定是由天資亦不限定是由學力總之這樣人其性情雖不

同多是做成一箇人品了。所以夫子要見他。然曰好則必是無以尚。曰惡則必是不使加。皆必自慊而不自欺。皆有一段至明的識見。至健的力量。方纔是真好。方纔是真惡。這樣人最是難得。非真難得也。仁者吾心之德。好之惡之亦在我而已。只是吾不肯用力耳。果能用力。未有力不足者。用力如何。一要立得志定。胸中分別天理人欲。不使絲毫糊塗。一要養得氣盛。身上實能存理遏欲。不使絲毫夾雜。這二件工夫。志尤要緊。故注云。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夫子說至此。所以開不學者至矣。又恐天下有自諉於用力而力不足者。或垂成而止。或半途而廢。謂是限於力而不知只是自暴自棄。天下豈有用力而力不足者。故復申之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此是臨了再下一鞭。無非欲其猛去用力而已。學者切不可負了聖人這一段意思。看後邊說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我見其人矣。注云。顏曾冉閔之徒。蓋能之。朱子又嘗云。顏子明道是好仁。孟子伊川是惡不仁。可見夫子初時未見到後來。及門之內。便有這一種人了。是夫子造就人才之功。而用力而力無不足。亦愈可知矣。今日吾輩誠能先定了一個志。我必要做到這樣人。將天理人欲。細細分別明白了。是天理自然捨不得。是人欲自然來不得。起初或不無勉強工夫。愈久愈熟。

公陽講義卷五

不知不覺到成德地位。聖人之言。豈欺我哉。

再看大全。慶源輔氏曰。此章三言未見。而意實相承。初言成德之未見。次言用力之未見。末又言用力。而力不足者之未見。無非欲學者因是自警。而用力於仁耳。此又是一樣講。若欲依此。則講末節。當云天下亦實有用力。而力不足之人。此項人。雖或垂成而止。或半途而廢。然猶愈於自畫而不進者也。雖同一自暴自棄。而自暴棄於垂成半途之時。與初頭便自暴棄者。有間矣。然此等人。今亦難得真可歎息。大抵世上人。看得仁是箇迂遠不急之物。莫肯走到這一條路上去。肯上這條路。就是

好的了。故夫子并用力。而力不足者。亦思之也。如此講。亦於理無礙。存之以備一說可也。

子曰人之過也章

這一章言不可以過棄人。所以開人自新之路也。蓋人不能無過。如迫於時勢不得已而冒天下之不韙。若湯武之放伐伊尹之廢立周公之爲管叔受過孔子之爲昭公受過不知者或指爲過。然是皆出於無可如何。便是理之當然。算不得過。這固不必論了。所謂過者是實於理上有差。或一時見不到。或一時不及。檢揆之於理。實是過了。然豈可因此遂盡舉而棄之哉。其中又各有類之不同。程子所謂君子常失於

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是也。蓋由其平日心之所存。身之所習。常在厚與愛一邊。不知不覺偏在那一邊去了。其平日心之所存。身之所習。常在薄與忍一邊。不知不覺偏在那一邊去了。同一過而相去懸絕。是不可不分別觀之。其偏在薄與忍者。其人固不足取矣。若偏在厚與愛者。其人原是仁厚的人。只是學問有淺深。未能到中正地位。所以有這樣過。雖是過了。其一段慈祥愷惻之意。却不可沒了。他裁而正之。使其見識日擴。工夫日密。歸於中正。則此等人皆是扶持世道之人。豈可因其一時之過而遂棄之哉。此是聖人一段好善的念。於有

過中。看出人的好處來。不是說過不妨。亦不是說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只是恐人以過棄人。故如此分別言之。然只就仁上說。何也。豈蘇子瞻所謂仁可過。義不可過乎。是又不然。仁義皆是不可過的。其過也。亦皆是不可棄棄的特。此章夫子偶就仁言之耳。故朱子語類曰。此段只是論仁。若論義。則當云君子過於公。於廉。於嚴。小人過於私。於貪。於縱。此是因入而發。說得最明。學者讀這章書。要知修己與觀人不同。若論修己。則過是不可一毫有的。若有一毫過當處。雖出於慈祥愷惻。然非中正之道。亦是吾見識未到處。是吾檢點未到處。皆是學問病痛。必須如芒

刺在背。負罪引慝。省察克治。必去之。而後已。所以夫子平日說過。則勿憚改。說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而於欲寡其過之。伯玉不貳過之。顏子則歎賞不已。何嘗肯教人自恕。若論觀人。則不如此。瑕瑜自不相掩。雖視以觀。由察安考之之法。極嚴而待之之心。甚恕。其黨未分之前。可以過決之。其黨既分之後。可以過諒之。若只論其過。不過不論其仁不仁。使君子與小人同棄。此非聖賢觀人之道也。

按過有偶不及檢者。有勢不得已者。此章之過。只是偶不及檢者。大全劉氏雙峰饒氏皆以周公孔子之過言之。看作勢不可已了。此原非正意。明季

講家多主之。誤矣。

大全雲峰胡氏謂人之過。兼君子小人而言。觀過獨指君子而言。此說極是。如此說。方是為以過棄人者。發程註尹註。雖俱平說。然意原重君子邊。但明季講家遂有謂此不是觀仁不仁。是觀仁之不仁處。則穿鑿甚矣。是非雲峰重君子邊意也。

朱子語類謂觀過知仁之仁。只是就仁愛上說。故程先生尹先生皆只將厚薄愛忍字說。此仁字較淺。按朱子此條。大全不載。然却甚要緊。今人講此章多混者。只是將此仁字看深了。

禮記云。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仁同過。然後其

仁可知。勉齋黃氏謂如此是必欲得其人之過而觀之。恐非聖人意。然則禮記之言非乎。曰禮記之言本不如此。孔疏云過謂利之與害。若遭遇利害之事。其行仁之情則可知也。自陳氏集說以論語之言解禮記。遂兩失之。明季講家便謂仁者纔有過可見。不仁者直是無過可見。與其爲無瑕石。寧爲有瑕玉。多講到惡鄉愿去。與此章差以千里矣。不知鄉愿之無非無刺。亦豈是真無過。只是人看他過不出耳。安得謂仁者纔有過。過兼心迹。作畧迹。原心看者非。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這一章見君子處事之妙。自古天下之事。經君子處置。便可久可大。不經君子處置。便偏僻固滯。這不是君子之才高。只是於適莫與義之間。架認得明白耳。大抵天下之事。不是可便是不可。皆有一定之理。若不問其理之可不可。一味要做。這叫做適。一味不肯做。這叫做莫。這適莫不是兩種人。適在此。便莫在彼。如剛柔緩急寬嚴動靜之類。主意在這。一邊便不肯在那。一邊要走東。便不肯往西。總是個一偏之見。若理之所當然。這叫做義。義與適莫大不相同。存疑謂義是物之權衡。適莫是人之意見。最明人於平日未嘗有精義之學。辨得不真。又未嘗有集義之功。行得

不熟。一旦臨事欲立主意。不知不覺。走到適莫。一途去了。或牽制於利害。則適莫生。或拘囿於氣稟。則適莫生。或膠固於學術。則適莫又生。適莫於事前。則事之成者可壞。適莫於事後。則事之壞者不可復成。如王安石必欲行新法。而不肯守常。是適莫也。如漢文帝必欲用黃老。而不肯從賈生。改正朔。易服色。亦適莫也。從古來。天下被這適莫兩字。壞了許多事。若夫君子則不然。君子於天下事。無有適而必爲之念也。無有莫而不肯爲之念也。只看義之所在。何如。而惟義是從耳。義當爲則爲。雖舉世非之。而不顧。然非適也。義不當爲則不爲。亦舉世非之。而不顧。然非莫也。

毅然確然。認定一義。不敢絲毫走作。這比義不要看做是圓融模樣。君子雖不專守經。亦有達權通變之時。然當守經而守經。固是毅然確然。當通變而通變。亦是毅然確然。無處不有一定之理。此是贊其有定見。定力。不是贊其無成心。是惡偏執者之不合理。而欲以義正之。不是惡偏執之有成心。而欲以義融之。明季講家謂適莫不是是非上差錯。只爲添着意思。依此說。則不論理。而只論心。無適莫便是義了。此正謝註所謂佛老之學。自謂心無所住者也。其說甚謬。又這比義工夫。全在平日居敬窮理。然臨事亦不可不省察。明季講家謂比是從心流出。自然合符。此是

良知家話頭皆謬說也。學者讀這章書，既明了適莫與義之辨，須思如何能去得這適莫，如何能合得這義。此不是一日可到的。精義集義工夫深了，方纔有這箇境界。若不曾做得工夫，臨事思量合義，這便是告子之義襲，自以為義，却仍落在適莫內去。學術一錯，遺禍天下，不可不慎。

子曰君子懷德章

這一章分別君子小人趨向之不同，欲人知省察也。雲峰胡氏曰：論語以君子小人對言者甚多，他章都指其所為者言。此章則指其所思者言。所為者行事之著，所思者心術之微也。新安陳氏曰：懷德者安於

善，懷刑者畏法，而不敢為不善。懷土者自戀其所有，懷惠者貪得人之所有。又此所謂懷土與易所謂安土不同。易與樂天敦仁連言，有安分不外求之意。此則集注曰：溺其所處之安。又曰：苟安其相去遠矣。此二條發此章大旨已極明。但要想聖人所以將這君子小人分別示人者，其意何在。蓋這君子小人不過任其心之所好，所惡時時注念在此，不知不覺一個已在君子路上，一個已在小人路上。使有人從旁提醒之，曰：由這路走，纔是君子。自然不敢不走這路。又有人從旁提醒之，曰：從那路上走，便是小人。自然不肯走那路。惟其沒人提醒，故有所走的路本不差，却

不能堅定。復走到差路上去。有所走的路已差了。却不肯回頭。到底撇却正路。豈他若在外面。差了人。猶可指摘。在心上。差了。人不能指摘。到得他發見出來。病已成了。故聖人將這兩路分別以示之。曰如此則君子如此。則小人使人各自去省察。看我之所時時注念者。果懷德乎。懷土乎。十分懷德。中有十分懷土之念。不可不去也。果懷刑乎。懷惠乎。十分懷刑。中有一分懷惠之念。不可不去也。懷德不是空空想。這個德。便思如何樣講求。此德如何樣涵養。此德此德最易雜於氣質。如何可以變化氣質。此德最易蔽於物欲。如何可以克去物欲。懷刑不是空空怕這刑。便思刑多。由言之不慎。當如何樣慎言。刑多。由行之不謹。當如何樣謹行。刑非可以苟免。當如何守正。刑不可不見幾。當如何觀變。懷土不必說到十分。係戀只是道義之念。不能勝其身家之念。名節之思。不能勝其爵位之思。當言者弗敢言。惟恐奪其所樂。當行者弗敢行。惟恐失其所有。懷惠不必說到十分。狼籍只是正說中不能不參。一分謀利之念。明道中不能不參。一分計功之心。君臣父子不免懷利以相交。視聽言動不免為利所驅遣。這四種人。懷德之君子。高於懷刑之君子。懷惠之小人。又不如懷土之小人。固自有深淺。然天下只有義利兩途。既在這一條路上走了。

自然由淺入深。所謂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其終亦歸於一而已。這四箇懷字，與喻義喻利喻字，要分別。晚村謂喻是知邊事，懷是意邊事。愚謂懷有在喻前者，有在喻後者。喻前之懷，象山所謂所喻由於所習，所習由於所志也。喻後之懷，程子所謂惟其深喻，是以篤好也。學者讀這章書，要知我一箇懷，便是君子小分途處。今人說了君子，誰不羨慕；說了小人，誰不羞愧。然試內自省，能信得過，是君子；不是小人，麼？卽就舉業論之，今日大家讀書，還是要講求聖賢義理，身體力行。上之繼往開來，次之免於刑戮乎？抑只要苟且悅人，求保門戶，求取功名富貴乎？若只從保門

戶起見，便是懷土。若只從取功名富貴起見，便是懷惠。是終日讀書，終日只做得小人工夫。這箇念頭，熟了，一旦功名富貴到手，不是將書本盡情拋却，徹內徹外，做個小人，便是將聖賢道理，外面粉飾欺世，罔入敗壞世道，病根都是從習舉業時做起的。豈不可歎！須將這箇念頭撥轉，猛力向君子路上走。雖不必廢舉業，只是要將得失之念置之度外，一心只要講求此理，身體力行，不使墮落，庶不負天地生我這箇人。

松陽講義卷之六

吳縣席永恂

當湖陸隴其稼書著 受業嘉定侯 銓編次

論語

太倉王前席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章

這一章因論子貢而見聖門之人才遠出流俗之上。通節俱是讚詞太全。朱子謂子貢畢竟只是器。非不器也。此是推言外之意。不是夫子此時口氣。集註云。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一抑一揚。原重在揚一邊。大抵天下人才。最怕是無用。不但庸陋而無用。有一種極聰明極有學問的人。却一些用也。

沒有如世間許多記誦詞章虛無寂滅之輩他天資
儘好費盡一生心力只做成一箇無用之人故這一
箇器字亦是最難得的人到了器的地位便是天地
間一箇有用之人了子貢問曰賜也何如而子曰女
器也這原是喜他的口氣夫子說這一箇器字便欲
救正許多人才人若會得這箇器字自然天資學問
不敢亂用了然器却有貴賤之不同真的便貴假的
便賤大的便貴小的便賤春秋天下也有許多有用
的器其功業赫然天下亦多受他的賜然却多是假
的小的故夫子謂管仲之器小哉又曰斗筲之人何
足算也這樣器便使人可鄙了子貢有見於器之不

同故問何器也而夫子以瑚璉許之這又是極喜他
口氣瑚璉乃貴重而華美之物是真器不是假器是
大器不是小器子貢之才如可使四方可接賓客多
是正誼明道作用非功利誇詐者比正與瑚璉之貴
重華美一般這瑚璉兩字夫子又欲救正許多人才
人若會得這兩箇字自然覺一切權術作用可鄙可
賤觀女器也一句則知聖門之實學觀瑚璉也一句
則知聖門之真學總是三代以上人物不是春秋人
物史記載子貢存魯亂齊破吳強晉之事純是戰國
縱橫氣習此是相傳之謬決非子貢實事若子貢果
有此事則是世俗所謂器而非瑚璉之器矣觀夫子

稱許之如此。則史記之誣可知。但此章本因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爲問。而夫子告之如此。則言外便見瑚璉雖美。尚未是不器之君子。雲峯胡氏曰。子賤亦未是不器之君子。特子賤有所取。以成其德。可充之。以至於不器。子貢雖有用之成材。尚有所局。而未至於不器也。其說亦有味。特不可以此作正意耳。學者讀這章書。要想如何方成得器。如何方成得瑚璉的器。又如何可到不器。太抵窮理。則識進集義。則氣定。臨事自不疑。不懼。便是有用之器。而皆本於正誼明道之心。無一毫徇外爲人之意。便是瑚璉之器。這箇工夫不息。不要自足。到得熟了。便能不器。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這一章當與雍也仁而不佞章同也。其心三月不違章同看。朱子謂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朱氏公遷曰。無所不體而自然不息者。聖人也。能全體之。而不免有息者。亞聖也。體之未必能全。而息之之時又多者。仲弓子路以下是也。若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而遽以爲仁。則非惟未加不息之功。而實不知全體之妙矣。合此二條觀之。則仁之體段可見。而三子之未得爲仁。不待辨矣。孟武伯承懿子之家學。略聞聖門之論。知仁之可尙。而未識仁體。見三

子之在聖門。所守者正義明道之學。所用者存理遏欲之功。故皆疑其爲仁。而不知仁之未易言也。初問子路。夫子以不知答之。而猶未信。以夫子之論。近於過嚴。而聞斯行之。之子路。未可以日月至量之也。蓋其見識尚在子路之下。安能看得子路病痛。出其視仁也。粗則其視子路也重。夫子謂若由也。使之治賦。則必堂堂正正。雖伍兩卒旅之間。必從天理上走。決不如世俗之詐。至於仁。則不知也。武伯問求問赤。猶之問由也。夫子謂若求也。使之爲宰。則必光明正大。雖刑名錢穀之間。亦必從天理上走。決不如世俗之陋。至於仁。則亦不知也。若赤也。使之對賓客。則必文

質彬彬。雖揖讓周旋之際。亦必在天理上走。決不如世俗之淺。至於仁。則亦不知也。蓋三子皆求仁而未。能仁者也。自武伯視之。則三子無一毫病痛。自夫子視之。則三子尙不能無病痛。自武伯視之。則三子已純乎天理。自夫子視之。則三子猶然。理欲夾紵。故日月至焉。非夫子看不出。或在或。非夫子看不出。夫子非刻論。三子也。仁道固如是也。武伯之問。猶之陳同父以漢唐比三代耳。充其論。勢必將金銀銅鐵。混而爲一。不復知辨。天下遂無仁矣。今日學者。讀這章書。須知仁道至難。當日聖門高弟。何等樣。志向何等樣。工夫。夫子尚不肯輕許之。吾輩今日。粗粗認得個

天理人欲路徑去升堂入室地位豈不甚遙然又不
可看得太難了。夫子不又云乎我欲仁斯仁至矣我
未見力不足者誠能如顏子之克己復禮仲弓之主
敬行恕不要一毫放過不要一息放過由疎而密由
淺而深由生而熟則仁之地位又豈是終不可到的
明季講家謂此章稱才不稱仁者蓋以武伯有用
入之責只宜掄材而器使何必問仁此說大謬三
個可使字正是言三子之不用才其治賦爲宰對
賓客皆是天理上作用但未可謂仁耳絕不是世
俗所謂才所以可使若如後世之爲將爲吏爲大
行錄錄於時者皆不可使者也這三箇可使字就

在日月至焉之至字內此章只是論仁並無器使
意後世天下敗壞皆由不論天理只管要用才使
貪使詐才愈多而天下愈亂如何反將此等議論
混入聖人論仁之意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章

這一章是夫子以回進賜然須知子貢所以不如顏
子處只在天資學力上天資則有沉潛高明之分學
力則涵養不如顏子之粹窮理又不如顏子之精所
以一則能聞一知十一則僅能聞一知二若子貢平
日在聞見上用功此則未嘗差多聞多見原是聖門
必用工夫所謂博學於文顏子亦是從此做進去只

是顏子天資敏工夫密到得快耳。注中顏子明睿所照子貢推測而知。不過是敏鈍之分。熟與不熟之分。非一錯一不錯也。這推測而知。內居敬窮理工夫。都有聖門弟子用功。未有不兩件並進者。子貢要到顏子地位。只是只管推測到得熟了。便是明睿。別無他法。但子貢平日自負非常。夫子恐其不求復進。故以孰愈進之。不是謂其與顏子有兩樣工夫。欲其舍此學彼。後來聞性與天道。聞一貫。原不過是這箇推測工夫。做到純粹。遂自得手。不是另換一樣工夫。然後得之也。自明季以來。講家講此章。却似子貢平日工夫都錯做了。故有謂承夫子孰愈之問。而始悟其所以不如顏子處。有謂承夫子孰愈之問。仍在知一知十上較量。究竟不知所以不如顏子處。皆誤看也。此皆因姚江之學興。謂聖門自有一派直捷工夫。故每將顏子子貢。看作兩條路上人。謂顏子在心地上用功。子貢只在知見上着力。真謬論也。夫子一聞其何敢望回之言。知其能自知自屈。遂不覺深許之。許之之意。有謂學纔覺退。便是進。纔覺病。便是藥者。此說似是而非。謂覺了退。纔肯進。覺了病。纔肯藥。如此說則可。若云便是進。便是藥。則似立地成佛話頭。不似儒者議論。今日學者讀這章書。要知爲學最不好是一箇矜字。最好是一箇遜字。常要看得自己不如人。

方纔有不得不進之勢。要想子貢是何等聰明人。尚且以不如顏子自歎。今日我輩又萬萬不如子貢。何處用得一點自矜之意。然不自矜而已。亦不濟事。當日子貢自謂不如顏子。便猛力做進去。到聞性與天道時。便與顏子相去不遠。今日吾輩誠自見為不如人。亦當猛力做進去。就是顏子。也不要怕他論吾目前地位。去顏子。何啻霄壤。若能做得顏子工夫。便與顏子一般。何怕之有。所以傳說論學說一個遜字。又說一箇敏字。遜與敏。缺一不可。

聞一知十。不限定是一貫。若作一貫看了。則後來子貢承多學而識之問。不應有疑矣。此章一字與

一貫之一亦不同。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

這一章見仁恕之分。學者當由恕以求仁。程注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朱子謂此程子晚年仁熟方看得如此。分曉說得如此。明白。所以分仁恕者。卽是生熟難易之間耳。熟的是仁。生的是恕。自然的是仁。勉強的是恕。程朱於此補出仁恕二字。已曲盡此章之義。今日只要想這箇不欲無加。既爲仁者之事。便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的地位。便是老安友信少懷的地

位子貢如何却看得這樣容易。雖非自謂已能如此。然却似一蹴便可到的。只緣他不曾着實在這箇上做工夫。不知這個就是仁者之事。但見世上紛紛多故。皆由人我間隔。吾所不欲。無加諸人。世上便無一事不覺說得容易了。只此一言。便見他學力尚淺。若曾在这个上着實用功來。便知吾人所最難化者。氣質一為氣質所拘。則知有我不知有人矣。最難拔者。習俗一為習俗所囿。則知有我不知有人矣。最難除者。私欲一為私欲所蔽。則知有我不知有人矣。是雖刻刻存養。刻刻省察。竭力推致。竭力擴充。尙恐未能盡融其渣滓。未能盡絕其萌芽。如何可輕說得箇無。

字。夫子所以急提醒之。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蓋此本是學者所不可不及之事。亦是必可及之事。然不是容易及之事。視為容易。則用力必疎。疎則理欲夾雜而不能辨也。用力必淺。淺則私欲乍發而不能制也。始見為易而驟進。繼必見為難而速退。是終身不能仁之道也。世上紛紛多故。由於人我之見未化。亦未必非急化人我之見。有以致之。夫子此言。不是貶駁子貢。正欲其反而求之。切實之地。以漸及乎此也。求及乎此。無他。亦曰恕而已矣。夫子平日告子貢曰。能近取譬。曰可終身行。皆與此言相表裏。蓋由生而熟。由難而易。由恕而仁。聖門教人一定之次序也。他日

子貢聞性天道之後亦深服夫子之教不躐等此章亦其一端歟今日學者讀這章書要汲汲去理會恕字或束縛於氣稟習俗人欲而不能恕則當如孟子之強恕無忠做恕不出則當由盡已而推已恕字工夫熟則仁在是矣何不可及之有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

這一章見聖人教不躐等之意但教不躐等四字不要粗看了學者淺深生熟之等不是教者十分明白十分留心看不清楚要在這四字內想見聖人一段至誠至明的心方好文章性天道原不是二件文章亦是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但此章是說夫子有教

人文章之時有教人性天道之時不是說文章內得性天道也性天道夫子不是不言的亦不是常言的要玩詳中罕言二字看學者火候到時方與之言若火候未到則不輕與言故曰罕言子貢此語蓋與多學而識章相去不遠故深有得於性天道而歎夫子教法之妙若使夫子早與言性天道則亦不知其妙如此非徒不知其妙而強探臆度反將文章切實工夫不去着力便躐等而無成了惟其起初不言專教他在文章上做工夫講求其理省察於身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皆只是文章直至功夫既久方纔使理會性天道所以便能豁然貫通就聖門觀之如

顏子初時只教他去。做博文約禮工夫。到後來方能。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初時只教他去。做精察力行工夫。到後來方能一以貫之。方其博文約禮精察力行之時。未嘗與言卓立一貫之事。是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及其卓立一貫之時。亦必有一番指點一番考驗。則又未嘗不言性與天道也。皆是這箇教法。其餘門弟子見于論語者。夫子所教皆是文章上事。其後來性天道聞不聞不可知。然總之文章性天道是兩項工夫。必不可躐等者也。但有一說性天道不可躐等。然則今日學者未到顏曾地位。便不必講求乎。如易之陰陽太極書之降衷恒性詩之曰明日且

以至中庸之天命孟子之性善皆當存而不論乎。是又不然。昔朱子輯近思錄首卷卽列太極圖說或疑陰陽變化性命之說。非始學者之事。呂東萊先生曰。後生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概。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以此觀之。夫子當日教其餘門弟子。雖不與言性天道。豈不一及其梗概乎。止及其梗概。還當不得此章言字。學者但不可專事乎此躐等凌節耳。非謂可存而不論也。若梗概也不曾知道。便說我不敢躐等聽其茫然。這樣人亦難與入道。

子曰。審武子邦有道則知章。

這一章圈內朱子註是一樣意思。圈外程子註又是一樣意思。今只當依朱子講。這有道無道都要切衛國情形說。不要泛看了。這知愚二字是就世態俗情上論。知是謂其能自安逸。能自養重。就如說乖巧一般。愚是謂其不知避險。不知辭難。就如說癡呆一般。此處文法與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一例不是真野人真君子。但自世俗視之。則謂之野人。謂之君子耳。此知愚亦不是真知真愚。自世俗視之。則謂之知。謂之愚耳。大抵世俗見識。不過在一身得失利害上起見。故如唐之伴食中書。宋之三台宰相。皆可謂之知。禹稷之三過不入。夫子之數環天下。皆可謂之愚。夫子且不與辨。這箇只就其所謂知愚者論之。彼所共贊者其知。不知武子好處不在此。此是人人做得來的。彼所共笑者其愚。不知武子好處正在此。此是他人做不來的。自古天下皆賴有這等愚人。相當若無這等愚人。各人都揀安閒的去做。個個思量。自占便宜。便不成世界了。這箇愚不是一時激發能如此。一時激發的。只可暫時支吾。稍久便倒了。若如武子之百折不磨。不是其天性篤摯。學問深沉。斷不能如此。無本領人如何及得他來。不可及就在愚處見。不必說到成公復國轉危為安。然後見其不可及。蒙引以不避艱險為愚。以保身濟君為愚。

其不可及。蒙引以不避艱險為愚。以保身濟君為愚。

之不可及此誤也如此則是以成敗論人了總而論之自入看武子有知有愚在武子只是一箇忠而已當國家無事時宜乎安靜則以能鎮定爲忠當國家有事時須用扶持則以能冒險爲忠武子亦何知其爲知爲愚哉學者看這一章書便要思讀書人當有以天下自任的胸襟不可專效世間占便宜的除分外之事不可做若職分之所當爲便當勇往直前不爲利害得失所牽制方成得一個人品此皆是依朱子講若依程註則知是露作用愚是沉晦不露委曲濟難意此各是一意太全新安陳氏謂蓋於艱險中能沉晦將圈內圈外註合作一意恐未是

註以有道爲文公時無道爲成公時考左傳文公時武子尙未立朝故明季講家欲將有道無道俱作成公時此蓋拘於父子相繼之例謂左傳成公初年甯莊子尙在武子應未立朝然春秋時父子同在朝者甚多如何可遙斷只當依註

顏淵季路侍章

這一章總見聖賢之心公而不私皆從天理中流出皆是萬物一體之懷總是一個仁但有大小之差爾故程子謂夫子安仁顏子不違仁子路求仁蓋聖門雖罕言仁雖不輕許人以仁而莫不望仁以爲指歸故一時師弟子問答間隨口說出無非是仁這仁似

松陽講義卷六
愛之理。却即是心之德節節。要想其天理之流行。這章志字。只泛說與下論專言用世之志不同。太抵志是學問頭腦。有了這志。然後就上面做工夫。今人都被私欲做主。亦緣未嘗有志。無所管束。那私欲便橫行無忌了。所以聖門最重這志。子路車馬輕裘。要看與豪俠之徒不同。豪俠之徒亦輕財好施。是從意氣上來的。子路是從義理上來的。看得朋友與我痛癢相關。車馬輕裘。自不足惜。是萬物一體之懷也。顏子無伎無施。要看與謙謹之流不同。謙謹之流亦抑然自下。不過是不敢自足。顏子則直是不見其有看得善。是性分固有。勞是職分當為。伐施自無從生。是亦

萬物一體之懷也。子路聞顏子之言。覺得已雖不吝。猶自見為不吝。其去吝也無幾已。雖無憾。猶自見為無憾。其去憾也無幾。此所以爽然自失。且意夫子之志必更有進。於是者而願聞之。亦可見其虛懷而不自畫矣。夫子隨口說出。老安友信少懷三句。不是另換一樣話頭。只是充滿其萬物一體之懷而已。吾儒之學。不患其不公。但患未必能盡公之量。不患不去私。但患未必能盡私之類。人己之間。有一毫間隔。便是吾性之虧。有一毫凝滯。便是吾心之疵。故老者朋友少者。人不一。而皆吾休戚相關之人。安信懷事不同。而皆我痲痺。乃身之事。雖天地有憾。堯舜猶病。總

無一毫間隔。雖親親有殺尊賢有等而總無一毫凝滯。廓然大公。物各付物。天理周流。視無伐無施者。又不足言矣。此分明是天地一元之氣。運行於上。而萬物各得其所。氣象夫子不覺隨口流露。所以平日自勵。則曰。憤忘食。樂忘憂。惟恐有負此志也。教人則曰。博以文。約以禮。欲其共求此志也。顏子之欲從末由者。此志也。子路之未足以臧者。此志也。惟浴沂數語。有此氣象。然特窺見之而已。未能實得乎此也。今日吾輩如何能到得聖人這地位。真西山先生嘗論之曰。學者且當從子路學起。必如子路之忘私。然後方可進步。不然則物我之私。橫於胸中。如蝨賊。如戈戟。而後可。

大全朱子曰。子路顏子孔子皆是將已與物對說。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使子路若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子孔子又就他那一般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所謂意思却只如此者。不拘說何樣。便見聖賢大小之分。子曰已矣乎章。

這一章是以改過望人。聖人不能必人之無過。而惟欲人改過。故論語中屢言及之。而此一章說到能見

其過而內自訟。是所以能改之方。其示人之意。尤爲喫緊。歎其未見。實深望其見也。須要先想。所以未見之故。天下有一種人。全不知道自己差了。將差處都認做是處。此是不能見其過。有一種人。明知自己差了。却只管因循牽制。甘於自棄。或只在口頭說過。此是不能內自訟。這有三件。一是爲氣質做主。而不能變化。一是爲物欲牽引。而不能割斷。一是爲習俗陷溺。而不能跳脫。所以不能無過者。由此三件。所以有過而不能見。不能自訟者。亦由此三件。這三件帶了一分。便成一分病痛。或暫開而輒蔽。暫強而輒弱。或開於此而蔽於彼。強於此而弱於彼。或有一二分之

開而不能徹底悔悟。或有一二分之強而不能直前決勝。或能見其過而不能內自訟。或能內自訟而又不能見其過。此所以歎其未見。不必全然自暴自棄。而後謂之。未見。惟其未見。所以天下有過者多。而能改者却少。氣稟物欲習俗三件。盤據膠結而不可解。動於心而爲心過。發於口而爲口過。形於身而爲身過。以至處事接物。無往而非過。或不當做而做。則爲動之過。或當做而不做。則爲靜之過。或過在前而病發於今。或過在今而弊伏於後。或於理上增一分。則爲太過之過。減一分。則爲不及之過。雖其淺深輕重之不同。而總之。皆是過。學術之所以不能有純而無

難世道之所以不能有盛而無衰皆由於此。夫子所以深望之而不能不重歎之也。然雖歎之而仍望之不止。是空空歎息。就及門弟子論之。如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可謂能內自訟矣。却未必能見其過。再求之力不足。非不自見其過也。却不能內自訟。若顏子之不貳過。不遠復。則皆從能見能自訟來。雖其天資之美。然亦必得力於夫子之激發。其他弟子。初頭雖未能如此。後來因夫子之教而用力於此。以自成其德者必多。故未見非終不見也。夫子特一時歎氣稟物欲習俗之難跳脫耳。學者於此。切不可草草看過。此是聖門教人第一喫緊工夫。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內皆有這一關。戒慎恐懼。便是不肯放過這一關。不從這一關着力。種種工夫皆不能透徹。然見之訟之於既過之後。又不若防之於未過之先。防之之法無他。亦只是戒慎恐懼。

蕭州魏環溪先生有四種人說。謂天下有四種人。吾夫子皆歎未見。竊嘗思之。好仁惡不仁。一種人。好非所好。而惡非所惡。無論耳抑。或好之惡之。弗篤也。故未見也。顏之不違。曾之任重。好惡亦云篤矣。猶未盡其分量。耶。隱居求志。行義達道。一種人。求非所求。而達非所達。無論耳抑。或求之達之。弗裕也。故未見也。開之未信。雍之居敬。求達亦云裕。

矣。猶有限於時命耶。見過內自訟一種人。見過難
內自訟尤難。顏氏之不貳。子路之喜聞。不亦庶幾
乎。何云未見耶。好德如好色。一種人。好德難如好
色。尤難。子夏之易色。南容之尚德。不亦庶幾乎何
云未見耶。一時及門之士。彬彬如此。列國之卿大
夫。夙號名賢。相與周旋者。更不乏人也。然皆以爲
未見。予嘗撫心自問。有一敢令夫子見者哉。學者
不必侈談高遠。但求爲夫子所欲見之人足矣。按
魏先生此篇前言四種人。夫子皆歎未見。似及門
諸子無足當此者。末言人當求爲夫子所欲見之
人。則此四種人原可幾及。當時諸子親炙夫子之
教。亦必有幾及之者。所云未見。特就其始而言。非
要其終而言也。由前而論。可以懼。由後而論。可以
奮。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章

這一章見敬爲萬事之主宰。卽就簡言之。非敬不可。
天下固有敬而不能簡者矣。未有不敬而能簡者也。
不敬而簡。則其簡爲苟簡之簡。而非簡要之簡矣。記
者所以記此章。專爲這一箇敬字。特因論雍而及之。
故詳敘其始末耳。夫子許雍可使南面。不是專許其
簡雍的好處儘多。故註合寬洪簡重言之。夫子的意
思。只是謂世之論南面者。大約以政事爲重。而不知

德行可以兼政事。如雍者人知其爲德行之科而不
知其卽政事之才也。仲弓聞夫子之許之見子桑伯
子之爲人與已有相似而不同者故舉以質之以觀
夫子之去取何如。伯子與雍相似不同處亦不專在
簡。夫子特就簡言之。蓋見周末文勝天下病在煩苛
得簡如伯子者亦可救得幾分。如漢初承秦之敝文
景以黃老治之天下亦得休息然曰可也則非全許
之辭。仲弓未喻夫子可字之意但見夫子許其簡不
能不深防其弊焉。謂簡固治民之一法然敬是簡之
本領。有一種居敬而行簡的。是有本領的簡。有一種
居簡而行簡的。是無本領的簡。居敬則中有主而又
能每事順理省去煩苛則簡必得中不亦可乎。居簡
則中無主而又每事率意一味疎略則簡必失中。豈
不太簡乎。蓋居敬則煩有煩之妙。簡有簡之妙。即使
未必得中猶賢於任意者。而况其得中者乎。居簡則
煩有煩之病。簡有簡之病。即使有意求中決不能得
中。而况好以偏勝者乎。舍敬而言簡其弊有不可勝
言者。不必說到晉魏之放蕩卽如文景之與民休息
而禮樂謙讓未違亦不無太簡之弊。夫子於伯子所
以僅可之正是此意。若使伯子有居敬本領夫子將
舉之以爲南面法。豈特僅可之已哉。仲弓雖未喻夫
子可字之意而其言則默契焉。所以夫子不覺喜而

然之這雍之言然一句蓋深有味乎敬之一字恍然於堯舜之兢兢業業禹之克艱湯之聖敬文王之敬止萬世帝王治天下之大綱皆在雍一言中與修己以敬一章蓋相表裏非沾沾爲一簡辨也要之仲弓之言原本於夫子夫子所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卽居敬之意也乃仲弓於問答之際隨口拈出可見其平日書紳服膺於斯也久矣學者能如是庶幾不負師訓也哉然更有一說居敬固是學之綱領行簡亦非易事居敬只是一心操持始終勿懈便是若行簡非格物窮理工夫十分精密安能簡得恰好稍認不真便以煩瑣爲精詳以粗疎爲簡要總能

兢兢戒謹亦不濟事故程子雖謂居敬則其行自簡而朱子必分作兩層較程子之說更爲精密也今日學者讀這章書便須將敬的工夫着實去做此是聖學徹始徹終工夫不是到南面時方纔做的做得敬熟胸中便有主宰再去做窮理格物工夫事事要講求個中道就煩簡言之便須煩簡得中瑣碎濶畧均爲不可自日用常行以至治國平天下之事俱要細心斟酌臨事方不至偏勝勿謂此只是爲臨民者言與學者不相干也

子華使於齊章

這一章就取與辭受上見聖門精義之學義是個恰

好的道理。減一毫不得增一毫不得的。然惟聖人則
從心所欲不踰矩。顏子之如有所立卓爾。曾子之一
以貫之。亦庶幾乎此。其他不是不及便是過。故聖人
隨處裁之。使到恰好處。卽如一取與辭受。不但不當
取而取。不是義。卽不當與而與。亦不是義。不但不當
受而受。不是義。卽不當辭而辭。亦不是義。苟爲非義。
無論大小。皆是病痛。皆非君子之道。子華使齊而冉
子與粟。自世俗觀之。豈不是極慷慨的事。豈不可以
救天下之吝。然夫子則以周急不繼。富裁之。雖先與
釜與庾。若欲委曲遂其與之之念者。然無非示以不
當與也。原思爲宰而辭粟。自世俗觀之。豈不是極廉

潔的事。豈不可以挽天下之貪。然夫子則以一母字
裁之。雖與隣里鄉黨。若欲委曲遂其辭之之念者。然
無非示以不當辭也。是非不知冉子之心甚厚也。然
恐厚之過而傷乎義。其病有不可勝言者。非不知原
思之行甚高也。然恐高之過而越乎義。其病有不可
勝言者。自春秋之末。大道日晦。士多好爲已甚之行。
與之之過。則至於平原孟嘗之豪俠。辭之之過。則至
於於陵仲子之怪僻。自非聖門立此大中至正之矩。
天下好勝之風日甚。一日何所不至哉。子思取中庸
二字著書。以示學者。孟子謂孔子聖之時。皆卽是此
章意思。然朱子又嘗論之曰。學者未得中道。不幸而

過。寧與無吝。寧廉無貪。此蓋深惡貪吝之徒。惟恐其托於一介不與之說。以益其陋。托於舜受堯。天下之說。以便其私。故發此論。所以儆愚不肖。而非謂與廉遂可過也。孔門弟子。無一人不望中道上走。然各因其氣稟學問。而或過或不及。如先存一寧過之念。在胸中。則其離中道。必益遠矣。更有一說。若欲一事合義也。還容易至。欲事事皆然。都要到那恰好處。不是工夫至熟。安能如此。顏子惟竭力於博文約禮。然後能見其卓爾。曾子惟隨事精察而力行。然後能一貫。學者不可將這章書看粗了。這不過是一個義之樣子。須要就這個上擴充去。直做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地位方是聖人裁成學者之意。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這一章總是勉勵及門之爲仁。不是稱顏子貶諸子。仁者吾心之德。本與心是一物。惟聖人純亦不已。則到底是一物。自聖人以下。不免私欲之隔。心與仁遂分爲二。則以學力之淺深。爲離合之久暫。如同也。平日用力於博文之功已深。其心至明。明則於天理人欲之界。辨之至晰。用力於約禮之功已深。其心至健。健則於天理人欲之界。持之甚力。故視聽言動。其心常在於仁也。造次顛沛。其心常在於仁也。直至三月之久。而能無間。則回之於仁也。可謂深矣。然猶不能

無違於三月之後。則回不可不勉也。至若其餘非不博文也。而其辨理欲不能如同之至明。非不約禮也。而其存天理遏人欲不能如同之至健。故下日之內。其心或至於仁矣。而下日之外。卽不能不離。一月之內。其心或至於仁矣。而一月之外。卽不能不離。回之心在仁之內。而爲至。尙不可不勉也。其餘之心在仁之外。而爲賓。愈不可不勉矣。非謂回三月之外。其心便流於欲也。而不能不稍一聞焉。是卽違也。非謂其餘日至月至之外。盡汨於欲也。而不能不夾雜焉。則不可謂至也。真西山先生謂欲字有輕重。常人之心無非私欲汨亂之時。若孔門弟子日至月至者。雖未到無絲毫私欲之地。然亦必皆寡欲矣。此說得最有分寸。然又須知此皆是孔門弟子用功未至時境界。若到後來。顏子不遷。不貳。如有所立卓爾。則不但三月不違而已。其餘或聞性與天道。或唯一貫。晚年進德者。當不止一二人。則亦不但日至焉而已。人之心豈有一定哉。亦視其學力何如耳。今日學者。切不可將諸賢之淺深作一故事看過了。要在自己身上體察。張子注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今日學者。若曾將太全看過一遍。則內外賓主之辨。便明明白白了。然未見其勉勉循循而

到無絲毫私欲之地。然亦必皆寡欲矣。此說得最有分寸。然又須知此皆是孔門弟子用功未至時境界。若到後來。顏子不遷。不貳。如有所立卓爾。則不但三月不違而已。其餘或聞性與天道。或唯一貫。晚年進德者。當不止一二人。則亦不但日至焉而已。人之心豈有一定哉。亦視其學力何如耳。今日學者。切不可將諸賢之淺深作一故事看過了。要在自己身上體察。張子注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今日學者。若曾將太全看過一遍。則內外賓主之辨。便明明白白了。然未見其勉勉循循而

不能已有幾非在我之妙者何也豈非只作一故事看過乎須要刻刻在自身上省察吾之心比回如何比其餘如何一念動便要辨其是天理是人欲是天理矣又要辨其為內為外為實為主於此看得破立得定自然不能自己如顏子之欲罷不能矣心藏於內夫子從何處窺之亦只在動靜語默間見之而已大凡其心如是其氣象亦必如是但人不能盡識耳朱子謂三月不違不是閉門合眼靜坐此不可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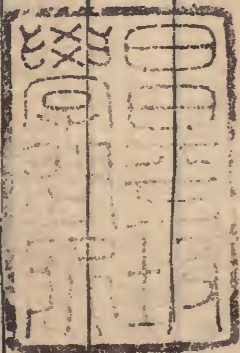
子游為武城宰章

這一章見聖門取人之正大而學者持身之法亦可

見矣蓋取人一節在一邑則關係一邑之風尚在天
下則關係天下之風尚夫子見春秋之時世風不古
廉隅漸弛急思得人以維之故刻刻留心處處採訪
當日及門高弟胸中皆有這個念頭故夫子見子游
即以得人問而子游即以澹臺滅明對一問一對皆
從一段拳拳挽回世道之意發出不但從一邑起見
也但得入最難惑於邪媚者固不足言亦有聰明蓋
世之人而取舍錯謬故急政事者多引進權術之士
好文學者多崇獎浮華之流如秦孝公引進一商鞅
宋神宗引進一王安石皆禍貽社稷漢武崇獎一司
馬相如唐明皇崇獎一李白不知壞了多少風氣子

游方任政事而不尚權術。素好文學而不貴浮華。獨取一等寧方無圓。寧朴無華。世俗所不喜之人。其見識力量加於人一等矣。以此端一邑之風尚。則可以杜巧利之門。而塞奔競之路。以此維天下之風尚。則可以轉巧言令色之習。為蕩平正直之風。春秋之天下。不遂變為戰國者。賴聖賢此等正大之見。維持之後世之天下。猶知方正之足貴。而脂韋之可耻者。亦賴聖賢此等正大之見。啟迪之。這章書直是世道人心。中流一砥柱。不要看輕了。然此只就取人者言也。若學者持身。亦不可反覆玩味於此。大抵讀書人甘心苟賤者。有幾人。只是不知世間方正一途。為可

貴。不免隨波逐流。愈趨愈下。試觀滅明一徑。尚不肯由一偃之室。尚不肯私謁何處。可以苟且得。苟吾有一毫見小欲速之心。皆滅明所深鄙也。有一毫枉己徇人之念。皆滅明所深媿也。人品雖不一。這個却是根本。根本一差。萬事瓦裂。無論為狂為狷。為政事為文學。皆不足觀也矣。故須認清路頭。立定脚跟。寧為拘謹。勿學通方。寧為疎簡。勿學周旋。此持身之法也。吾輩今日欲學四科十哲。當先從滅明始。



文政庫

